

希臘神話是 early science, 但後來人類發明了「數學」這套新方法, 用更精確的語言表述它, 於是我就跟它愈走愈遠了。其實我們都是

想說世界的故事, 世界的過去、當下、未來。就算說的是個人的故事, 那些個「我」又何嘗不是世界的一部分? 只是在很多文學作品中「我」是組成世界的基本單位; 但在科學中, 組成世界的基本單位是更微小、甚至未必有生命的單位東西。我想學好數學, 但辦不到, 所以決定用文字來說故事, 像張文亮那樣。

* 心得

牛頓在當時竟然可以從物理學的理论, 到數學上的公式都一手包辦, 真的是十分厉害。在微積分發明後的 200 年間, 中西方的差距不僅止於科學方面, 在人文、文化等方面的思想仍有極大的差距。而西方在科學上卓越的發展、研究, 成為了西方強盛的推動力。但除了科學, 人文思考也是很關鍵的一環。在西方的教育中, 哲學不單為「哲學」, 是沒有用「死」字去形容的學科, 反而以「智慧」是培養學生思考的重要科目, 所以在入大學的大考中, 哲學也是他們的主要考試科目。教育不應該把學生教育成機器, 輸入指令, 講成正確答案就好, 而是有自己所學去思考、判斷身邊的議題, 例如: 政治、等等。

法國
如此,
美國
則否

釋放

Nature and
Nature' Law lay
hid in night;
God said, "Let
Newton be," and
all was light.

1727年
牛頓以85歲高齡長眠
詩人 Alexander Pope
為他寫下此墓誌銘

以

著名
配詩

2017. 9. 16.

今天聽老師說某科大的微積分課 120人只來了3人; 這讓我想起我曾到台大旁聽. 台大的老師亦曾在課堂上提起他校的學生如何如何 (貶意的). 或是說其他科系如何如何 (也是貶意的)

這些話通常能引在生學生哄堂大笑. 但卻讓身處外校外系的我感到不太自在. 會忍不住想. 如果隔壁的同學發現我來自中央 (排不上五大的大學).

而且來自一個沒有前途的系. 這些台大的菁英份子會如何看待我? **或相信當時我說那故事的態度不是嘲笑. 是悲傷. 而決定要幫忙!**

我覺得重點不在於校系. 而是學生的態度. 即使120人的課只來了3人. 但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; 連帶否定那3個有出席的學生。

就像台大的總統系^{趣怪}嘲笑其他學校. 嘲笑中文系很輕鬆只需風花雪月; 但但我每了禮拜往返台北中壢, 甚至借宿同學家. 只為7點去教室佔位子 (課9:40開始, 但通常7點半不到教室就半滿了), 難道就因我不是台大法律的學生. 就要被貼上不努力的貼紙嗎? **!!**